2025年7月　第104卷 第2期
July 2025　Volume 104 Number 2

DOI: 10.29499/CrCL.202507_104(2).0016

語段降格、嚴格管轄與介詞懸空的歷時演變

孫文統

河南大學

提要

作為一種古代漢語中較為常見的語言現象，介詞懸空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幾近消亡，卻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有所保留。在歷時發展過程中，介詞結構由 *p*P 語段逐漸降格為 PP 投射，從而導致了介詞賓語在懸空方面的古今嬗變。文章在生成語法的理論框架下對古代漢語中介詞賓語的懸空機制和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介詞懸空的限制機制進行了分析，並為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介詞懸空現象提供了解釋。文章認為，語段降格和嚴格管轄是造成介詞懸空古今差異的內在原因，而歷時演變的不平衡性為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介詞懸空提供了條件。

關鍵詞

介詞懸空，*p*P 語段，語段降格，嚴格管轄，歷時演變

© 2025 孫文統。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介詞懸空（preposition stranding）是指介詞所支配的體詞性成分不與介詞直接相連，而出現在語篇中的其他位置，在表面上形成“介詞 + 零形賓語”的現象。介詞懸空在古代漢語中較為常見，比如介詞“與”“以”“為”等的賓語常以零形式出現：

(1) 今 [假王]$_i$ 驕，不知兵權，不可與 Ø$_i$ 計。（《史記 · 陳涉世家》）
(2) [衣食]$_i$ 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Ø$_i$ 分人。（《左傳 · 莊公十年》）
(3) 楚圍雍氏，[韓]$_i$ 求救於秦，秦未為 Ø$_i$ 發，使公孫昧入韓。（《史記 · 韓世家》）

在（1）–（3）中，“Ø”表示零形賓語，下標“i”表示零形賓語與其顯性賓語在語義上同指。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介詞懸空則受到較大程度的限制，一般不允許介詞賓語以零形式出現，比如將（1）–（3）譯成普通話後，介詞的賓語一律不能懸空：

(4) * 現在，[代理王吳廣]$_i$ 驕橫，又不懂用兵權謀，這樣的人無法和 Ø$_i$ 商量議事。
(5) *[衣服和食物這類東西]$_i$，不敢獨自專有，一定把 Ø$_i$ 分給別人。
(6) * 楚國圍困雍氏，[韓國]$_i$ 向秦國借救兵。秦國未為 Ø$_i$ 發兵，派公孫昧來到韓國。

可以看出，現代漢語普通話一般不允許介詞懸空，為了避免生成（4）–（6）中不合法的句子，一般採用複指代詞（resumptive pronoun）進行顯性回指，或採用介詞刪除的方式將整個介詞短語刪除，比如（5）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7) a. [衣服和食物這類東西]$_i$，不敢獨自專有，一定把 [它們]$_i$ 分給別人。（顯性回指）
b. 衣服和食物這類東西，不敢獨自專有，一定分給別人。（介詞刪除）

介詞懸空現象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大大衰落，不再是一種能產性的句法操作（劉丹青 2017）。但在現代漢語方言中，介詞懸空現象仍然存在，比如張家口方言允許介詞懸空（宗守雲 2019）：

(8) [你]$_i$ 去北京，我跟 Ø$_i$ 一起去吧。
(9) [爸爸]$_i$ 去北京，小麗也和 Ø$_i$ 去了。

從歷時的發展過程來看，漢語中的介詞懸空經歷了一個由較為常見到逐漸衰亡的過程（董秀芳 1998）。儘管國內學者對介詞懸空的主要形式、回指機制、句法後果和產生動因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從總體上看，現有的研究主要從共時的角度對介詞懸空的表層現象和理論地位進行探索，較少從歷時的角度去揭示介詞懸空現象的形成機制和消亡過程。本文試圖在生成語法的理論框架下，採用形式化的研究手段，揭示介詞懸空在古代漢語中的生成過程及其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的消亡機制，並為這種介詞功能的歷時變化提供解釋。

2. 前人的研究及存在的問題

2.1. 研究焦點

和大多數語法現象一樣，介詞懸空體現出強烈的跨語言特徵。國內學者主要圍繞古代漢語中的介詞懸空現象和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是否存在介詞懸空展開討論，以共時描寫為主要研究手段。董秀芳（1998）、何洪峰（2008）對古代漢語中的介詞懸空現象進行了研究，前者關注介詞賓語的零形回指機制，後者則關注由懸空而導致的詞彙化過程。張誼生（2009, 2016）對介詞懸空的方式及作用進行了中觀式的研究，並為介詞懸空的形成動因提供了解釋。肖琳、貝羅貝（2021）對漢語介詞懸空進行了歷時描寫，指出從上古（先秦）漢語到中古及後來的近代和現代漢語，漢語經歷了由“多介詞懸空”到“少介詞懸空”的類型演變。在現代漢語中是否存在介詞懸空這一問題上，大多數學者認為現代漢語普通話不允許介詞懸空（黃正德 1988；儲澤祥、曹躍香 2005；郭銳 2009 等），認為現代漢語普通話允許介詞懸空的學者主要是朱德熙（1982, 1991）和張誼生（2009, 2016）。此外，國內學者對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介詞懸空現象進行了頗具啟發性的探索，比如河北張家口方言中的介詞懸空現象（宗守雲 2019），安徽蕪湖清水話中的“無賓把字句”（胡德明 2006），湖南隆回湘語處置標記“擔”的懸空（丁加勇 2009）以及河南郟縣方言中的“介詞獨用”現象（張邱林 2013）等。

在西方語法學界，介詞懸空現象同樣備受關注。西方學界以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主要關注介詞懸空的產生機制和條件限制。Hornstein 和 Weinberg（1981）通過“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方式對英語中的介詞懸空提供解釋。在這種模式下，“動詞 + 介詞短語”結構被重新分析為“動 · 介 + 名詞”結構，介詞隸屬於動詞投射，介詞懸空的實質是動詞懸空。van Riemsdijk（1978）和 Abels（2003）則通過限制移位的方式為英語中的介詞懸空提供解釋，介詞能否懸空取決於介詞賓語移出介詞短語的操作是否受到限制。Matsumoto（2013）通過“循序式線性化條件（cyclic linearization）”為古英語和中世紀英語中的介詞懸空現象進行了解釋。Takami（1992）則以功能主義為

視角，通過設定“信息條件（Information Condition）”，為英語中的介詞懸空現象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描寫，並為不同句法操作所導致的介詞懸空現象提供了理論解釋。

2.2. 存在問題

儘管國內外學者針對漢語及英語中的介詞懸空現象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一系列頗具啟發意義的理論假設，但總體來看，有關漢語介詞懸空的專題性研究較少，並且在研究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內學界對漢語介詞懸空的內涵及範圍尚存爭議，有的學者對介詞懸空的界定較為寬泛，將上古漢語中的介詞賓語前置和介詞攜帶零形賓語均視為介詞懸空，比如董秀芳（1998）、張誼生（2009, 2016）、郭銳（2009）等，有的學者對介詞懸空的界定則較為嚴苛，將上古漢語中的介詞賓語前置排除在外，比如劉丹青（2002）、何洪峰（2008）等。此外，關於現代漢語普通話是否允許介詞懸空，學界同樣存在著不同的意見。

第二，國內學界對漢語介詞懸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共時層面，比如針對古漢語中介詞懸空的零形回指機制和詞彙化過程進行研究，或是為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介詞懸空現象提供共時描寫等。當前的研究對介詞懸空現象的歷時變化關注不夠，尚不能為介詞懸空的歷時衰落提供深層次的理論解釋。

第三，儘管西方學界基於英語的介詞懸空研究可以為漢語的介詞懸空提供啟示，但英漢語言在句法結構和語篇特徵等方面存在差異，英語中的很多分析模式不能為漢語直接採用，比如：

(10) a. [What]$_i$ are you talk [$_{PP}$ about Ø$_i$]? （疑問句）
b. [The bed]$_i$ is slept [$_{PP}$ in Ø$_i$]. （被動句）
c. He is [the man]$_i$ whom I talked [$_{PP}$ with Ø$_i$]. （關係化）
d. [No other colleague]$_i$ will he turned [$_{PP}$ to Ø$_i$]. （焦點化）
e. John believes that [such mater]$_i$, he can deal [$_{PP}$ with Ø$_i$]. （話題化）

英語介詞懸空可以在疑問句、被動句、關係化、焦點化和話題化的過程中實現，所依賴的句法操作均為賓語移位，句法操作的範圍在小句內部。但在古代漢語中，除了介詞賓語移位之外，介詞賓語省略同樣可以導致介詞懸空。在古代漢語中，介詞賓語的零形回指還可以跨越小句，在語篇的環境中實現。此外，英語介詞短語常出現在動詞之後，而古代漢語中發生介詞懸空的介詞則出現在動詞之前。英漢語言在結構模式和篇章組織方面的差異為漢語介詞懸空的分析帶來了不小的難度。

3. 介詞懸空的本質界定、句法特徵及歷時變化

3.1. 介詞懸空的本質及界定

從本質上講，介詞懸空是指介詞的介引對象出現在語篇中的其他位置，沒有與介詞緊鄰共現。首先，介詞懸空的主體必須是介詞，只有介詞賓語的懸空才是介詞懸空。動詞和已經虛化為語法標記的介詞談不上介詞懸空。朱德熙（1991）所提到的現代漢語中“叫”“讓”“給”等的賓語懸空實質上應該是動詞懸空，比如：

(11) 他給（你）修不給？
(12) 你還叫（人）睡覺不叫？
(13) 醫生讓（他）抽煙不讓？

郭銳（2009）指出，上述例句中的“叫”“讓”“給”應該視為動詞，因為介詞不能出現在反復問句“A_1- 不 -A_2”格式中的 A_2 位置，比如：

(14) * 在家吃飯不在？
(15) * 朝南走不朝？
(16) * 把書放在桌子上不把？

表示被動的“被”一般被視為介詞，但短被動句中的“被”並不是介詞懸空，比如：

(17) 張三被（李四）打了一頓。

從歷時發展來看，“被”在最初只用於短被動句，其與動詞緊鄰，相當於一個動賓短語。長被動句是後來發展出來的用法。因此，短被動句中的賓語缺失不是介詞懸空。此外，張誼生（2009, 2016）所提到的“拿來”“用來”等也應視為動詞懸空，因為這些表達中必須有“來”的參與（儲澤祥、曹躍香 2005），比如：

(18) a. [這本書]$_i$，我拿 Ø$_i$ 來參考。
　　b. * 這本書，我拿參考。
(19) a. [這支筆]$_i$，我用 Ø$_i$ 來寫字。
　　b. * 這支筆，我用寫字。

虛化為語法標記的“給”也不能視為介詞懸空，比如下例中的“給”已經虛化為凸顯結果的焦點標記（張誼生 2016），其作用在於強調動作結果和增強語體效果，在句中可以省略：

(20) a. 屋裏二十幾個成員，都被他這一嗓子給喊醒了。（《驛路折花》從維熙）
b. 屋裏二十幾個成員，都被他這一嗓子喊醒了。

因此，本文同意黃正德（1988）、儲澤祥、曹躍香（2005）、郭銳（2009）等學者的觀點，認為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不存在介詞懸空，介詞懸空是嚴格意義上的“介詞的懸空”。

其次，儘管介詞懸空在古代漢語中較為常見，下面例句中的介詞賓語出現在介詞之前，與介詞緊鄰共現，也不是介詞懸空：

(21) [$_{PP}$ 牙璋以] 起軍旅，以治兵守。（《周禮 · 春官 · 典瑞》）
(22) 日居月諸，[$_{PP}$ 東方自] 出。（《詩經 · 邶風 · 日月》）
(23) 啟乃淫佚康樂，[$_{PP}$ 野於] 飲食。（《墨子 · 非樂》）

在上述各例中，介詞“以”“自”“於”緊隨其介引對象之後，表面上和介詞懸空的情況類似。但實際上，先秦漢語中的介詞可以後置以凸顯其賓語（呂叔湘 1982；麥梅翹 1983；王力 1989；郭錫良 1998），因此，（19）–（21）中的介詞賓語前置不能視為介詞懸空。這裏，介詞與其介引對象的緊鄰共現是區分介詞後置和介詞懸空的一條準則，比如下例中的介詞“以”是典型的介詞懸空：

(24) [父母之年]$_i$，不可不知也；一則以 Ø$_i$ 喜，一則以 Ø$_i$ 懼。（《論語 · 公冶長》）

在（24）中，介詞“以”的介引對象“父母之年”出現在句首，沒有和介詞緊鄰共現，介詞短語表現為“介詞 + 零形賓語”的形式。

綜上所述，介詞懸空在本質上是介詞賓語的懸空，介詞賓語與介詞不能緊鄰共現，介詞懸空在形式上表現為“介詞 + 零形賓語”。介詞懸空在古代漢語中經常出現，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介詞懸空。

3.2. 介詞懸空的句法特徵及歷時變化

作為一種功能語類，介詞的主要功能是為句子中的謂語動詞介引間接論元。介詞懸空後，介詞賓語出現在語篇中的其他位置，作為先行詞（antecedent）與介詞後的零形賓語構成同指關係，介詞賓語可以在語境中找回。根據零形賓語和先行詞之間的位置關係，介詞懸空可以分為三種情況，我們以介詞“與”為例進行討論（例句轉引自董秀芳 1998）：

第一， 零形賓語與先行詞位於同一小句中，比如：

(25) [豎子]$_i$ 不足與 Ø$_i$ 謀。（《史記 · 項羽本紀》）
(26) 二世燕居，乃招 [高]$_i$ 與 Ø$_i$ 謀事。（《史記 · 李斯列傳》）
(27) 且太子所與 Ø$_i$ 俱 [諸將]$_i$，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史記 · 留侯世家》）

在（25）中，介詞賓語從介詞短語中移出，經話題化操作移位至句首。（26）中的介詞賓語經過“向賓語移位（raising to object）”操作提升至動詞“招”的賓語位置，而（27）中的介詞賓語經關係化操作從介詞短語中提取出來，移位至名詞中心語位置，其他成分作介詞賓語的修飾語。話題化、向賓語移位和關係化操作的共同之處是句法運算發生在同一個小句內部，介詞的零形賓語和作為先行詞的顯性賓語距離較近，介詞賓語很容易找回。

第二，零形賓語與先行詞跨越了小句的界限，二者之間相隔一段距離，比如：

(28) [燕]$_i$ 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 Ø$_i$ 戰。（《史記 · 田單列傳》）
(29) 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 [布]$_i$，偽與 Ø$_i$ 亡。（《史記 · 黥布列傳》）
(30) 燕有 [田光先生]$_i$，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 Ø$_i$ 謀。（《史記 · 刺客列傳》）
(31) 而 [高漸離]$_i$ 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築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 Ø$_i$ 抗禮。

在（28）和（29）中，先行詞和零形賓語的所在小句緊密相連，先行詞在小句中分別作主語和賓語。在（30）和（31）中，先行詞和零形賓語所在的小句之間插入了其他小句，尤其在（31）中，先行詞和零形賓語之間插入了多個小句，二者相距較遠，介詞賓語的找回有一定的難度。當先行詞與零形賓語之間有小句介入時，介詞懸空通過賓語省略的方式實現，介詞賓語在語篇的層面上找回。

第三，零形賓語的先行詞沒有明確出現，而是隱含在語境中，或是存在於交際雙方的共享知識（shared knowledge）中，比如：

(32) 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無足與 Ø 舉事者。（《史記 · 淮南衡山列傳》）
(33) 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 Ø 戲耳。”（《史記 · 梁孝王世家》）

（32）是缺少中心詞的關係從句，懸空的介詞賓語隱含在語境中，“無足與舉事者”即“沒有可以共同舉事的”。（33）中懸空的介詞賓語存在於交際雙方的共享知識中，其所指對象為成王和周公所共知。在這種情況下，介詞賓語也以省略的方式進行懸空，省略的介詞賓語可在具體語境或共享知識中找回。

可以看出，儘管古代漢語中介詞的零形賓語與其先行詞的位置關係相對靈活，所涉及的句法操作也較為多樣，但歸納起來，介詞懸空的句法特徵是介詞賓語通過句法運算（移位或省略）表現為零形賓語，經歷移位或省略的介詞賓語可以在句內、語篇或共享知識中找回。

和古漢語相比，現代漢語普通話不允許任何句法操作將介詞賓語從介詞短語中移出，介詞也不能以賓語省略的方式進行懸空。此外，介詞也不能以後置的形式凸顯其賓語，比如：

(34) a. *[李四]$_i$，張三和 Ø$_i$ 一起吃飯。（話題化）
b. * 張三請 [李四]$_i$ 和 Ø$_i$ 一起吃飯。（向賓語移位）
c. * 張三和 Ø$_i$ 吃飯的 [李四]$_i$ 是個好人。（關係化）
d. *[李四]$_i$ 博學多才，張三想和 Ø$_i$ 一起吃飯。（賓語省略）
e. * 張三 [李四] 和吃飯。（介詞後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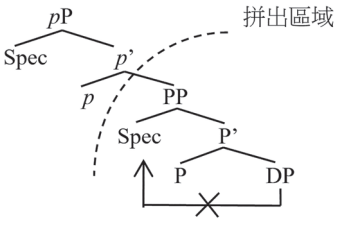
從（34）可以看出，現代漢語普通話不允許對介詞賓語進行任何句法操作，介詞賓語必須以顯性的形式緊隨其後，即現代漢語普通話不允許“介詞 + 零形賓語”的情況出現。介詞在介引間接論元之後，就形成了一個結構島（island），其內部成分不再參與任何句法操作。

4. 介詞懸空歷時差異的理論解釋

4.1. 介詞語段、嚴格管轄與古代漢語中的介詞懸空

在生成語法初期，介詞短語一般被分析為單層的 PP 投射，並不具有特殊的理論地位。介詞 P 與其賓語 NP 合併生成結構 [$_{PP}$ [P NP]]，以附加語的形式進入句法推導。近些年來，介詞短語被一些學者分析為語段（phase），與動詞短語 *v*P 和小句 CP 具有同等的理論地位（Matsubara 2000; Svenonius 2010；Abels 2012; Otsuka 2014）。在這種分析模式下，介詞語段的結構模式及運行機制如圖 1 所示：

圖 1 介詞語段的結構模式及運行機制



如圖 1 所示，介詞語段表現為一種雙層套嵌的結構模式，*p*P 投射套嵌於 PP 投射之上，*p* 為語段中心語。根據“語段不可滲透條件（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Chomsky 2001），當 *p*P 語段推導完成時，語段中心語 *p* 的管轄區域（即 PP 投射）被系統拼出（如圖 1 中虛線所示）。在 *p*P 語段內部，介詞的介引對象 DP 不能移位至 PP 投射的標識語位置 [Spec, PP]，因為這種“上卷式”的移位方式（roll-up movement）違反了反局域性限制條件（Anti-locality Constraint），即句法成分不能從補語位置移位至同一個投射的標識語位置（Abels 2003; Grohmann 2003）。但顯性的介詞賓語 DP 可以提升移位至 *p*P 語段的標識語位置 [Spec, *p*P]，以便核查語段中心語 *p* 所攜帶的話題特徵 [+Topic]。比如先秦漢語中的介詞後置就可以在 *p*P 語段的結構模式下得到解釋：介詞賓語最初出現在介詞之後，然後提升移位至 [Spec, *p*P]。在這一位置，介詞賓語核查了中心語 *p* 所攜帶的 [+Topic] 特徵，賓語本身得到了強調和凸顯，介詞短語在線性語序上表現為“賓語 + 介詞”的形式。此外，作為一種邊緣位置，*p*P 語段的標識語位置為介詞賓語的外部移位提供了合適的中間落腳點。有鑒於此，我們把古代漢語中的介詞短語分析為介詞語段（prepositional phase），並假設介詞語段作為獨立的推導式，在工作空間中和 *v*P 語段同時進行句法推導（Citko & Gračanin-Yuksek 2021）。

古代漢語中的介詞賓語懸空之後，便形成了“介詞 + 零形賓語”的結構模式。不論零形賓語是經過何種句法操作形成的（移位或省略），零形賓語在本質上屬於一種空範疇（empty category）。根據空範疇原則（Empty Category Principle），古代漢語中的零形介詞賓語在句法運算中必須受到嚴格管轄（proper government, Chomsky 1981）。嚴格管轄的具體定義如下（Ouhalla 1994: 242）：

(35) α 嚴格管轄 β 當且僅當：
　(i) α 管轄 β 且 α 是詞彙語類（lexical category），或者
　(ii) α 先行管轄（antecedent-govern）β。

定義顯示，嚴格管轄的滿足條件要麼是詞彙語類進行管轄，即詞彙管轄，要麼是先行詞進行管轄，即先行管轄。我們假設在句法推導中，空範疇在進行拼出操作之前必須得到嚴格管轄。也就是說，介詞的零形賓語在介詞語段整體拼出之前須要得到嚴格管轄。上文指出，古代漢語中介詞懸空的操作手段是賓語移位和賓語省略。我們認為，在 *p*P 語段的結構模式下，移位和省略所形成的零形賓語在語段拼出之前均能夠得到嚴格管轄。因此，古代漢語允許介詞懸空。從實際的語料中不難發現，介詞懸空經常發生在含有三價動詞的結構中，也就是說，在這類結構中，介詞短語可以視為動詞的一個論元，被動詞選擇（Radford 2004; Otsuka 2014）。以古代漢語中常見的“與”“以”“為”的懸空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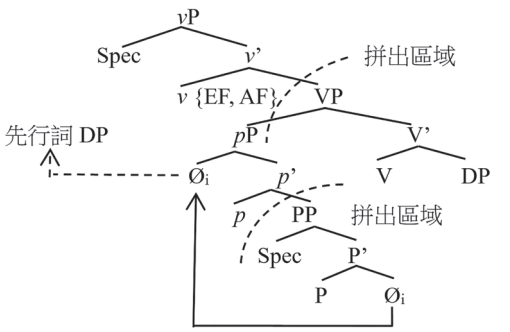
(36) a. [子]$_i$ 可與 Ø$_i$ 言乎？（《史記 · 淮陰侯列傳》）
b. 未嘗君之 [羹]$_i$，請以 Ø$_i$ 遺之。（《左傳 · 隱西元年》）
c. [兩人]$_i$ 所出微，不得不為 Ø$_i$ 擇師傅賓客。（《史記 · 外戚世家》）

上例中的動詞“言”“遺”和“擇”除了選擇施事和受事之外，還關涉一個對象（分別是言說對象、交予對象和受益對象），因此具有三價動詞的語法功能。英語中的情況與之相同，當介詞短語被三價動詞選擇時，介詞賓語可以懸空，比如：

(37) a. Whom$_i$ did you give a book [$_{PP}$ to Ø$_i$]?
b. What$_i$ did you load the truck [$_{PP}$ with Ø$_i$]?
c. What$_i$ did you blame him [$_{PP}$ for Ø$_i$]?

在上例中，介詞短語被三價動詞“give”“load”“blame”選擇，介詞賓語可以從介詞短語中移出。由於被動詞選擇，動詞的名詞性論元和介詞短語均被統轄在動詞短語 VP 之下。VP 被輕動詞 *v* 選擇，從而形成輕動詞投射 *v*P。我們可以把古漢語中介詞懸空的生成機制抽象為圖 2：

圖 2 古代漢語中介詞懸空結構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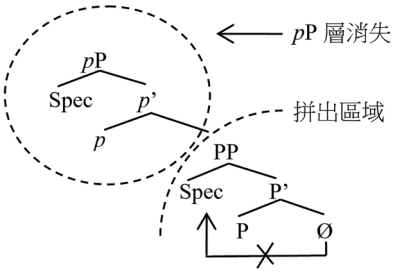
如圖 2 所示，介詞語段 *p*P 被 *v*P 語段選擇，PP 和 VP 分別為二者的拼出區域。*p*P 語段位於動詞短語 VP 的標識語位置，與 *v*P 語段同時進行句法推導。輕動詞 *v* 攜帶邊緣特徵 EF（Edge Feature）和詞綴特徵 AF（Affix Feature），前者促使和語篇有關的句法成分（discourse-related element）移位至 *v*P 語段的邊緣位置，為後續的句法操作做好鋪墊，後者驅動動詞 V 提升移位至 *v*。由於 *p*P 語段被動詞短語 VP 選擇，其受到中心語 *v* 的成分統制。根據 Chomsky（2008），介詞語段的中心語 *p* 繼承了 *v* 所攜帶的 EF 特徵和 AF 特徵，前者促使句法成分通過 *p*P 語段的標識語位置與外界發生句法關聯，後者則引發介詞 P 提升移位至語段中心語 *p* 位置。古代漢語允許介詞懸空的原

因是：在 *p*P 語段的補語 PP（即拼出區域）拼出之前，零形賓語可以提升移位至 *p*P 語段的邊緣位置，並在該位置受到其潛在先行詞的先行管轄。零形賓語潛在的先行詞可能存在於小句內部，語篇層面，或是交際雙方的共享知識中。因此，在 *p*P 語段推導完成並進行整體拼出之前，零形賓語獲得了嚴格管轄，滿足了空範疇原則的要求。

4.2. 語段降格、反局域性限制與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的顯性介詞賓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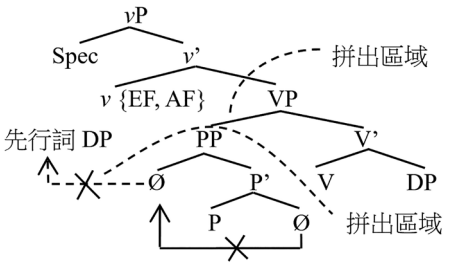
和古代漢語相比，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的介詞短語相當於一個結構島，介詞賓語不允許進行任何形式的移位和省略操作，因此既不允許介詞懸空，也不允許介詞後置。漢語介詞大多由動詞虛化而來，這種虛化不僅反映在語義上，在結構上也有所體現。我們假設在歷時發展過程中，介詞結構由古代漢語中的 *p*P 語段降格為 PP 投射，即 *p*P 語段中的 *p*P 層投射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消失了，介詞結構降格為僅具有 PP 投射的單層結構，如圖 3 所示：

圖 3 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介詞短語的單層結構模式



*p*P 層消失之後，*p*P 語段降格為 PP 投射。儘管僅具有一層結構投射，PP 投射仍然具有拼出區域的理論地位（Matsumoto 2013）。和 *p*P 語段不同的是，降格後的 PP 投射一經形成，即刻拼出。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介詞懸空的限制機制如圖 4 所示：

圖 4 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介詞懸空的限制機制



在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句法推導過程中，PP 投射被動詞選擇，位於 VP 投射的標識語位置，這一點與古代漢語中的情況相同。由於 *p*P 語段降格為 PP 投射，介詞短語無法繼承 *v* 所攜帶的 EF 特徵和 AF 特徵。同時，由於反局域性條件的限制，顯性的介詞賓語不能提升移位至 PP 投射的標識語位置，因此現代漢語普通話不允許介詞後置。當介詞賓語為零形式時，作為空範疇的零形賓語與介詞合併生成 PP 後，即刻拼出。在 PP 投射拼出之前，受到反局域性條件的限制，零形賓語無法通過移位的方式與 PP 投射的外部環境進行句法關聯。無論介詞零形賓語潛在的先行詞出現在何種位置，其均無法對零形賓語進行先行管轄。因此，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介詞的零形賓語無法滿足空範疇的先行管轄條件。同時，作為功能語類（functional category），介詞意義虛空，功能附著，不作謂語，無體標記（陳昌來 2002），因而無法對其零形賓語進行詞彙管轄。也就是說，在 PP 投射拼出之前，介詞的零形賓語既不能獲得來自介詞的詞彙管轄，也不能獲得其先行詞的先行管轄，因而無法滿足空範疇的嚴格管轄條件，違反了空範疇原則。因此，現代漢語普通話不允許介詞攜帶零形賓語，即不允許介詞懸空。現代漢語普通話採用顯性介詞賓語和複指代詞的方式保持結構的合法性，顯性賓語和複指代詞是顯性成分，不受空範疇原則的限制。

4.3. 歷時發展的不平衡性與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介詞懸空現象

現代漢語不允許介詞懸空，是就現代漢語普通話來說的。在現代漢語方言中仍然存在著介詞懸空現象，比如河北張家口方言中的介詞懸空（例句來源於宗守雲 2019: 534, 536–537）：

(38) [那兩件衣裳]$_i$ 我把 Ø$_i$ 洗完了。
(39) 這就是他在 Ø$_i$ 念書的 [那個學校]$_i$。
(40) 你問我在哪裏洗手？ [哪裏]$_i$ 我還不在 Ø$_i$ 洗嘞。
(41) [皮]$_i$ 別扔，也連 Ø$_i$ 吃完。
(42) 我不待動，你到學校跟 Ø$_i$ 告個假。

（38）–（40）分別是由介詞賓語的話題化、關係化和焦點化形成的介詞懸空，涉及介詞賓語的移位操作，介詞的零形賓語及其先行詞位於同一個小句中。（41）是由介詞賓語省略形成的介詞懸空，零形賓語與其先行詞橫跨兩個小句。（42）也是由賓語省略形成的介詞懸空，零形賓語的先行詞存在於交際雙方的共享知識中，即“到學校向老師請個假”。在介詞懸空的手段和方式上，張家口方言中的介詞懸空與古代漢語中的情況類似，但張家口方言中沒有古代漢語中的介詞後置現象，比如：

(43) a. * 我 [那兩件衣裳]$_i$ 把 Ø$_i$ 洗完了。
b. * 他 [那個學校]$_i$ 在 Ø$_i$ 念書。
c. *[皮]$_i$ 連 Ø$_i$ 吃完。

安徽方言中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安徽蕪湖清水話中的“無賓把字句”，介詞“把”的賓語也可以通過移位或省略的方式進行懸空（例句來源於胡德明 2006: 342–343）：

(44) a. [我牙齒]$_i$ 吃糖把 Ø$_i$ 吃壞得之。　（賓語移位）
　　b. 我把 Ø 甩得之。　（賓語省略）

胡德明（2006）指出，如果補出賓語，賓語只能出現在句首或“把”之後，而不能出現在其他位置，這就意味著（45）合法，而（46）不合法：

(45) a. [兩個爛的]$_i$ 我把 Ø$_i$ 甩得之。
　　b. 我把 [兩個爛的] 甩得之。
(46) * 我 [兩個爛的]$_i$ 把 Ø$_i$ 甩得之。

也就是說，安徽蕪湖清水話允許介詞懸空，但不允許介詞後置。但有的方言既允許介詞懸空，也允許介詞後置，比如湖南隆回方言中處置介詞“擔”的用法（例句來源於丁加勇 2009: 43）：

(47) a. [咯隻屋]$_i$ 你擔 Ø$_i$ 掃一下者。（你把這間屋子掃一下吧。）
　　b. [咯雙鞋子] 擔甩過算哩。（把這雙鞋子扔了算了。）

（47a）是由介詞賓語話題化形成的介詞懸空，而（47b）中的介詞“擔”緊隨其介引對象之後，是介詞後置。也就是說，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有的方言僅允許介詞懸空，不允許介詞後置，而有的方言既允許介詞懸空，也允許介詞後置。關於漢語介詞功能在共時和歷時層面上體現出來的差異，我們可以做出如下解釋：由於漢語介詞大多從動詞虛化而來，在語言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同一種語法範疇存在虛化程度各不相等的情況。歷時發展程度的不同在共時層面也有所體現。就介詞來講，古代漢語中的介詞為 *p*P 語段，其語段中心語 *p* 攜帶 [+Topic] 特徵，所以允許顯性介詞賓語前置。同時，介詞語段被動詞選擇，*p* 繼承了 *v* 所攜帶的邊緣特徵，使得介詞的零形賓語可以通過 *p*P 語段的邊緣位置與外界產生句法關聯，從而獲得嚴格管轄。因此，古代漢語允許介詞懸空。在歷時發展過程中，介詞不斷虛化，表現為結構方面的降格和特徵方面的脫落。而歷時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共時層面表現為：就現代漢語普通話而言，介詞語段在結構上降格為 PP 投射，從而失去了 *p*P 語段的邊緣位置，造成介詞的零形賓語無法與外界產生句法關聯。同時，受反局域性條件的限制，介詞賓語無法提升移位至 PP 的標識語位置，從而造成介詞的零形賓語在拼出之前無法獲得嚴格管轄。因此，現代漢語普通話既不允許介詞後置，也不允許介詞懸空。而現代漢語中的某些方言在歷時

的發展過程中仍然保留著 *p*P 結構模式，為介詞賓語的懸空提供了可能性。在這些擁有 *p*P 結構的方言中，中心語 *p* 在特徵保留方面的不平衡性使不同的方言類型在介詞後置方面呈現出參數差異：在有的方言類型中，中心語 *p* 的 [+Topic] 特徵脫落，顯性介詞賓語無法前置，因而不允許介詞後置，比如河北張家口方言，安徽蕪湖清水話等。而在其他的方言類型中，中心語 *p* 仍然保留著 [+Topic] 特徵，能夠促發介詞顯性賓語前置，從而形成介詞後置。

5. 結語

本文在生成語法的理論框架下對漢語介詞懸空的歷時差異進行了解釋。介詞結構的歷時變化和空範疇的嚴格管轄是決定介詞懸空是否合法的關鍵因素。在古代漢語中，介詞短語為 *p*P 語段，介詞的零形賓語可以在中心語 *p* 的補語（即 PP）拼出之前移位至語段的邊緣位置，與語段外部保持句法關聯。在 *p*P 語段整體拼出之前，零形賓語可以獲得先行管轄，從而滿足空範疇原則。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p*P 語段降格為 PP 投射，介詞結構失去了能夠與外界進行句法關聯的邊緣位置。在反局域性條件的作用下，介詞的零形賓語只能滯留在介詞之後，無法與外界進行關聯。PP 結構一經形成，即刻拼出。在 PP 拼出之時，介詞的零形賓語無法獲得嚴格管轄，違反了空範疇原則。因此，現代漢語普通話不允許介詞懸空。語言結構在歷時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性使得 *p*P 語段在現代漢語的某些方言中有所保留，從而為介詞懸空創造了條件。而語段中心語 *p* 所攜帶的 [+Topic] 特徵是否脫落對介詞能否後置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既反映在古今漢語的歷時變化中，也體現在現代漢語方言類型的共時差異中。

鳴謝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生成語法的漢語研究與新時代漢語語法理論創新”（18ZDA291）；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漢語非常規性介詞構型的生成語法研究”（2021BYY027）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陳昌來。2002。介詞與介引功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Changlai Chen. 2002. *Jieci yu Jieyin Gongneng*.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she.

儲澤祥、曹躍香。2005。固化的“用來”及其相關的句法格式。世界漢語教學 2。22–30。Zexiang Chu & Yuexiang Cao. 2005. Guhua de “yonglai” ji qi xiangguan de jufa geshi. *Shijie Hanyu Jiaoxue* 2. 22–30.

丁加勇。2009。隆回湘語的“N+ 擔 +VP”處置式。漢語學報 4。42–46。Jiayong Ding. 2009. Longhui Xiangyu de “N+dan+VP” chuzhishi. *Hanyu Xuebao* 4. 42–46.

董秀芳。1998。古漢語中介賓位置上的零形回指及其演變。當代語言學 4。32–41。Xiufang Dong. 1998. Guhanyu zhong jiebin weizhishang de lingxing huizhi ji qi yanbian. *Dangdai Yuyanxue* 4. 32–41.

郭銳。2009。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中的介詞懸空和介詞刪除。見郭錫良、魯國堯（編），中國語言學（第 2 輯），23–36。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Rui Guo. 2009. Xiandai Hanyu he gudai Hanyu zhong de jieci xuankong he jieci shanchu. In Xiliang Guo & Guoyao Lu (eds.), *Zhongguo Yuyanxue*, di'er ji, 23–36. Jinan: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郭錫良。1998。介詞“以”的起源和發展。古漢語研究 1。1–5。Xiliang Guo. 1998. Jieci "yi" de qiyuan he fazhan. *Guhanyu Yanjiu* 1. 1–5.

何洪峰。2008。先秦介詞“以”的懸空及其詞彙化。語言研究 4。74–82。Hongfeng He. 2008. Xianqin jieci "yi" de xuankong ji qi cihuihua. *Yuyan Yanjiu* 4. 74–82.

胡德明。2006。安徽蕪湖清水話中的“無賓把字句”。中國語文 4。342–345。Deming Hu. 2006. Anhui Wuhu Qingshuihua zhong de "wubin baziju". *Zhongguo Yuwen* 4. 342–345.

黃正德。1988。漢語正反問句的模組語法。中國語文 4。247–264。Zhengde Huang. 1988. Hanyu zhengfan wenju de mozu yufa. *Zhongguo Yuwen* 4. 247–264.

劉丹青。2002。漢語中的框式介詞。當代語言學 4。241–253。Danqing Liu. 2002. Hanyu zhong de kuangshi jieci. *Dangdai Yuyanxue* 4. 241–253.

劉丹青。2017。語法調查研究手冊（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Danqing Liu. 2017. *Yufa Diaocha Yanjiu Shouce*, di'er ban.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呂叔湘。1982。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82. *Zhongguo Wenfa Yaolüe*.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麥梅翹。1983。《左傳》中介詞“以”的前置賓語。中國語文 5。360–363。Meiqiao Mai. 1983. *Zuozhuan* zhong jieci "yi" de qianzhi binyu. *Zhonguo Yuwen* 5. 360–363.

王力。1989。漢語語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Li Wang. 1989. *Hanyu Yufash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肖琳、貝羅貝。2021。普通話和方言的介詞懸空——從上古到現代漢語。漢語史與漢藏語研究 2。171–183。Lin Xiao & Peyraube Alain. 2021. Putonghua he fangyan de jieci xuankong: Cong shanggu dao xiandai Hanyu. *Hanyushi yu Hanzangyu Yanjiu* 2. 171–183.

張邱林。2013。陝縣方言的幾種介詞語法現象。見劉丹青（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新視角，305–317。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Qiulin Zhang. 2013. Shanxian fangyan de jizhong jieci yufa xianxiang. In Danqing Liu (ed.),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de Xinshijiao*, 305–317.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張誼生。2009。介詞懸空的方式與後果、動因和作用。語言科學 3。288–303。Yisheng Zhang. 2009. Jieci xuankong de fangshi yu houguo, dongyin he zuoyong. *Yuyan Kexue* 3. 288–303.

張誼生。2016。介詞的演變、轉化及其句式。北京：商務印書館。Yisheng Zhang. 2016. *Jieci de Yanbian, Zhuanhua ji qi Jush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朱德熙。1991。“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佈。中國語文 5。321–332。Dexi Zhu. 1991. "V-neg-VO" yu "VO-neg-V" liangzhong fanfu wenju zai Hanyu fangyan li de fenbu. *Zhongguo Yuwen* 5. 321–332.

宗守雲。2019。介詞懸空：張家口方言的顯赫句法結構。中國語文 5。532–543。Shouyun Zong. 2019. Jieci xuankong: Zhangjiakou fangyan de xianhe jufa jiegou. *Zhongguo Yuwen* 5. 532–543.

Abels, Klaus. 2003. *Successive cyclicity, anti-locality, and adposition stranding*. Storrs, CT: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dissertation.

Abels, Klaus. 2012. *Phases: An essay on cyclicity in syntax*. Berlin &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Chomsky, Noam.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ichael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1–52.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Chomsky, Noam. 2008. On phases. In Robert Freidin, Carlos P. Otero & Maria Luisa Zubizarreta (ed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s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133–166.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Citko, Barbara & Gračanin-Yuksek, Martina. 2021. *Merge: Binarity in (multidominant) syntax*.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Grohmann, Kleanthes K. 2003. *Prolific domains: On the anti-locality of movement dependenc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ornstein, Norbert & Amy Weinberg. 1981. Case theory and preposition stranding. *Linguistic Inquiry* 12(1). 55–91.

Matsubara, Fuminori. 2000. *p**P phases. *Linguistic Analysis* 30. 127–161.

Matsumoto, Yosuke. 2013.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reposition stranding in English. *English Linguistics* 1. 151–168.

Otsuka, Tomonori. 2014. An extension of feature-inheritance. *English Linguistics* 2. 509–544.

Ouhalla, Jamal. 1994. *Introducing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From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o minim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Radford, Andrew. 2004.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emsdijk, Henk van. 1978. *A case study in syntactic markedness: The binding nature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Dordrecht: Foris.

Svenonius, Peter. 2010. Spatial P in English. In Guglielmo Cinque & Luigi Rizzi (eds.), *Mapping spatial PPs: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6, 127–1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kami, Ken-ichi. 1992. *Preposition stranding: From syntactic to functional analysi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Phase Degradation, Proper Government, and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Preposition Stranding

Wentong Sun

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common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 ancient Chinese, preposition stranding nearly dies out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only makes appearance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process of diachronic evolution, prepositional phrases degrade from *p*P phases into PP projections, which gives rise to different behaviours concerning preposition stranding between ancient times and modern times.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preposition stranding in ancient Chinese and the restrictions concerning the same phenomenon in Mandarin Chinese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enerative grammar and offers an explanation for preposition stranding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phase degradation and proper government serve as the intrinsic causes for the difference in preposition stranding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the imbalance of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fers conditions for preposition stranding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Keywords

preposition stranding, *p*P phase, phase eegradation, proper government, diachronic evolution

通訊地址：河南 開封 河南大學 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所
電郵地址：swt1215@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4月18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4月23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5月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5月9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